

我在平江工作时，每到了长寿街，当地的朋友见面就问：“你是几时上来的？”乍听有些诧异：县市干部到基层去，应该叫下乡嘛。后来我才领悟过来，长寿街在汨罗江的上游，距离江的源头很近；而平江县城和岳阳市，都在汨水下游。虽然地处偏僻，交通相对闭塞，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，长寿街人便生出自豪的心境来。

前些日子，我又一次来到长寿。刚刚下过一场小雨，午后，我和一众文友登上郊外的昭公山。举目四望，四周青山如黛，汨罗江如一条银色的绸带，从远地的雾霭中蜿蜒而来。稻田已经收割，大地一派丰宁景象。新楼随处可见，白墙红瓦，有绿树萦绕。这时我忽然想起，长寿街伫立汨罗江的源头，其不同凡响之处，确实有得一说。

长寿街的老街，从河南桥至北门西溪桥，不足一公里。从前是青石板铺路，两边是各色店铺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，老街和周围的村组，开国将军就有12人，其中中将5人，少将7人。进入新时期，又有5人晋升将军。张震将军还成为军委副主席，位居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行列。更让人赞叹的是，第二届“中顾委委员”共200人，这条不足千米的街，竟占了四席！他们是：李锐、方强、张震、刘志坚。大江东去，湘水余波。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他们因建立了突出功业而获此殊荣。我孤陋寡闻，这种奇特的人文景象，不知是否还有别的乡间小镇可以与之媲美？

当然，为了中国革命，长寿街的付出也是很大的。在上世纪第一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长寿镇4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牺牲了2万多优秀儿女，其中在在册烈士3000多人，最壮烈的是著名教育家方维夏烈士。

我们参观了维夏中学。校园里绿树成荫，书香之气浓郁。这所学校是方维夏在湖南中路师范毕业后，回乡创办的。后来他去日本留学，回国后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。其时，毛泽东是该校本科第八班学生。方维夏则是第八班农学课老师，同时兼任校部学监。毛泽东对方老师十分敬重，他们的师生情谊极为融洽。

1918年6月，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，随即投入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。1924年11月，在广州，毛泽东任党的组织部长，这时，辗转来到广州的方维夏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老师跟着学生干！此后，方维夏参加北伐，投身南昌起义，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长……三年游击战争时期，56岁的方维夏奉命在桂东县一带坚持斗争，因被叛徒出卖而遇难，敌人甚至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，悬挂在桥上示众。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统，讲究“师道尊严”。每户人家的神龛上，都供奉着“天地君亲师位”，老师是作为尊长而受到顶礼膜拜的。然而，为着时代的需要，方维夏抛弃一切陈规旧习，跟他的学生站到同一个阵营，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！维夏中学的校园里，有一尊方维夏塑像，神态刚毅，学者风度依然。那会儿我想，方维夏为理想献身，固然是他胸怀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；而对于这位饱学之士，内心世界一定是更为丰富。“朝闻道，夕可死矣《论语》”，这是先贤教诲，他岂能忘记？如此，方维夏慷慨赴死，中华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影响力，在这位学贯中西的教育



## 这一方水土有灵气

◎张步真

长寿街还有一样风味小吃也很出名，那就是“酱皮干”。一寸见方，薄薄一片。紫酱色，油淋淋的。轻轻一嚼，满口生香。长寿街制作酱干，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据说有好几种古老秘方，各具鲜明特色。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酱干不仅是镇上的重要产业，还在全国各地设厂投产。我的一位文友的儿子，前些年下岗了，他在贵州毕节办厂生产酱干，做得风生水起。还有一位朋友的亲戚，竟把厂子开到了哈尔滨。一块小小的酱干，不算在外地设厂，只说镇上，年产值就达6000多万元！

我第一次来长寿，21岁。那时，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，急需木材。县里于是抽调大批干部到林区第一线，我跟随其中的一支伐木队伍，在黄金洞大古溪的原始森林里作业。巍峨大山赐我以灵感，我在林中小屋，写下了平生第一篇作品《英雄的伐木队》，刊登在当时的《湖南日报》，此后我的写作就不曾停顿。1991年4月15日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召开“长篇报告文学《魂系青山》作品研讨会”，长寿籍老首长方强、刘志坚、李锐欣然赴会，他们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对我鼓励多多，讲话的录音带我至今珍藏。年轻时，我还先后三次在长寿街四周的乡村蹲点办队，累计时间超过两年，与热情忠厚的长寿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，我在这里吸吮了泥土的芬芳，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。

这一次来长寿，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。晚上，喻奇驹、方绪南、何志贤等几位文友来到宾馆，捧出厚厚两卷本《长寿雅风》书稿，这是长寿镇诗联书画协会30周年年会的专辑，嘱我为之作序。上卷为散文，下卷为诗联。回来细细展读，书稿的一百多位作者，多数是长寿镇人，作品的内容则全部聚焦长寿街。有对时代的讴歌、历史的追怀，也有对日常生活的描摹和歌唱。充满时代激越，充满人间情味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这是长寿人民生活的历史长卷，更是一轴当代《清明上河图》！惭愧的是，我才浅学疏，文友的抬举却之不恭，便以此文为《代序》滥充充数。十月小阳春，阳光和煦，趁此吉日良时，谨祝长寿明天更美好！

家身上，得到了最庄严神圣的印证！

我们下榻的那家宾馆，墙上有一块醒目的标牌：来了就是长寿人。不能不佩服原创者的聪慧，一条广告语，一意双关，蕴含对客人的良好祝愿。传说在宋·宝祐年间，这里高寿者很多，其中还有3位百岁老人。那时医疗水平普遍低下，宋代平均寿命41岁。这消息轰动全国。皇上既喜且美，于是笔御批，将此地封为“长寿里”。此后千年，这里果然是寿星的福地。目前，全镇健在的百岁老人5位。在友人的带领下，我们拜访了任培宇老先生。抗战老兵，101岁。寿登期颐，仍然每天练书法。笔锋如铁钩银钩，苍劲有力。练字，健身，陶冶性情，成为百岁老人的生活日常，难道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？

长寿街诗礼厚重，赓续鼎新，文化活动十分活跃。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汨罗江是诗的故乡。屈原在汨罗江边创作了《离骚》《涉江》《哀郢》等一系列作品，最后在汨罗江上以身殉国。长寿街的诗人，继承了屈子遗风，诗词创作硕果累累，华章佳构层出不穷！

长寿街还有一样风味小吃也很出名，那就是“酱皮干”。一寸见方，薄薄一片。紫酱色，油淋淋的。轻轻一嚼，满口生香。长寿街制作酱干，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据说有好几种古老秘方，各具鲜明特色。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酱干不仅是镇上的重要产业，还在全国各地设厂投产。我的一位文友的儿子，前些年下岗了，他在贵州毕节办厂生产酱干，做得风生水起。还有一位朋友的亲戚，竟把厂子开到了哈尔滨。一块小小的酱干，不算在外地设厂，只说镇上，年产值就达6000多万元！

我第一次来长寿，21岁。那时，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，急需木材。县里于是抽调大批干部到林区第一线，我跟随其中的一支伐木队伍，在黄金洞大古溪的原始森林里作业。巍峨大山赐我以灵感，我在林中小屋，写下了平生第一篇作品《英雄的伐木队》，刊登在当时的《湖南日报》，此后我的写作就不曾停顿。1991年4月15日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召开“长篇报告文学《魂系青山》作品研讨会”，长寿籍老首长方强、刘志坚、李锐欣然赴会，他们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对我鼓励多多，讲话的录音带我至今珍藏。年轻时，我还先后三次在长寿街四周的乡村蹲点办队，累计时间超过两年，与热情忠厚的长寿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，我在这里吸吮了泥土的芬芳，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。

这一次来长寿，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。晚上，喻奇驹、方绪南、何志贤等几位文友来到宾馆，捧出厚厚两卷本《长寿雅风》书稿，这是长寿镇诗联书画协会30周年年会的专辑，嘱我为之作序。上卷为散文，下卷为诗联。回来细细展读，书稿的一百多位作者，多数是长寿镇人，作品的内容则全部聚焦长寿街。有对时代的讴歌、历史的追怀，也有对日常生活的描摹和歌唱。充满时代激越，充满人间情味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这是长寿人民生活的历史长卷，更是一轴当代《清明上河图》！惭愧的是，我才浅学疏，文友的抬举却之不恭，便以此文为《代序》滥充充数。十月小阳春，阳光和煦，趁此吉日良时，谨祝长寿明天更美好！

## 长鼓王

◎沈念

到了龙尾盘王庙，留山羊须的中年道士告知，我们要找的人原名叫盘财发，过去是庙里的帮工，住在庙里，但并没有真正出家，日子长了也学着蓄发留须，颇有几分道人模样。大约是十来年前离庙而去，说是去广西投靠女儿，再也没回来过，听说早就病死他乡了。我问他知道与否盘财发曾经有一个长鼓。他说不知盘财发藏在哪，从未见过真容，你们不妨去找镇上的郑大炮问问。

郑大炮因年轻时说话语速快得名。年轻时妻子难产去世，孤家寡人的他酒醉迷糊，混账度日。后收一养子，谁知养子不孝，有钱就对他好，没钱丢一边不管。养子几年前出车祸死了，郑大炮成了贫困五保户，政府供养住进了镇上的养老院。

郑大炮看完我手机中的长鼓照片，闭上眼睛作沉思状，过一会儿才肯定地说，这是盘财发的长鼓，他与我说过把鼓借人了。

你跟他联系多不？

有个啥联系，他人都死了。

你们没联系怎么知道他死了呢？

我几次做梦，梦到盘财发说他死在外面了，梦中托我办事，我一办好了，就再没梦到他。

盘修年凑近我耳旁，别听他胡诌这些鬼画桃符的东西。又转身问他，你们是好朋友，他有只长鼓，什么来历，你听盘财发说过吗？

老一辈的都应该知道这件事。他说，当年，省城长沙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右派知识分子，叫胡知勤，能弹会唱，能写会画。村支书是个开明人，看他忠厚老实，干事勤快，正巧村小没老师，就冒着风险让他给孩子们上课。听说胡知勤拿了一块上海手表，从所城一户人家买回来一只老鼓。他那时在盘财发家吃搭伙饭，也教他写字算术，两人无事就在屋坪搬出长鼓比划动作。后来胡知勤感染风寒，吃了不少土方子，结果没扛住，病死了。后来盘财发有一天喝多酒，伤心伤意掉了几滴眼泪，说胡知勤托他保管长鼓，却不敢拿出来打，怕怕物思人。

确定是只有一只长鼓吗？

长鼓成双，但盘财发手上只有一只，胡知勤留给他的也就只能是一只。

有照片吗？

过去几十年了，哪里还有照片。他不耐烦了，都是命中注定的，吃饱肚子管活命，一只长鼓没人管哪里来的哪里去了，现在连长鼓都没人打了。

如果真是这样，长鼓就是这个来历了，胡知勤从所城跑来，临死前交给盘财发手上，盘财发生活艰难想找人卖又内心矛盾，遗物为什么没交给胡家人，答应借给老馆长怎么没回去取，投奔女儿又病亡，长鼓又是所城哪户人家的？我脑子飞快转动着这些疑问。

盘老哥无奈地笑，去所城，我找老相识打听。

所城地处大瑶山东南端，与广东搭界，过去是个商贸热闹地。历史上是明洪武二十九年建城，周有方形城墙，全长约两公里，现在仅剩东南门楼和四角楼楼，民国时设置村制。城内正街是一条石板街，还有几条横平竖直的卵石砌成的小街。西南角的神庙塌了一半，后来村里每家户凑钱重修了一个。

所城最善经商的大户人家姓封，开了很多家商舖，占了很多田地。有个说法，封家人刚来所城，占了冯河上的坝田，与瑶民引发官司，封家请来一位天师，玩弄法术呼风唤雨，连着周边的袁家山、父子岭都一并占了，瑶民吃了大亏。封家后来年月里钱财散了不少，日子也还小富即安。前些年封家后人娶媳姑，请了戏班和长鼓舞表演，盘老哥还很年轻，过来挣过喜钱，认得这里不少老户。

他带我去找早年认识的易姓老哥，是个琴师。找到易家琴师，已近傍晚。这个长得肥胖矮矮的老头儿坐在自家门前，看着落日晚霞，中气十足地哼着小曲。老友相见，自是格外欣喜。听说要打听所城的事，易家琴师说所城11个村民小组一千五百号人，没有他不知道的事。

## 朋友

◎何永泽

我的工作虽然不需要“996”，但人在职场，加班是常事，我也不能例外。周六，本来想约几个兄弟去徒步几公里，然后去湖边的一个茶楼吃煲仔饭、喝茶，可头儿一声令下，我就加班就加到了晚上8点。J打电话来，说让我明天中午去他家吃桂花鱼。我说：你一说吃桂花鱼，我肚子就更饿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，我们宵夜去？他立刻说，你快到我老家吧，反正也近，保证你比在外面吃得好。他的厨艺确实不凡，我欣然快步往他家走。

10多分钟就到了。门一开，就有阵阵的香气将我包围。餐桌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筒子骨炖湖藕，J说这是他们家晚餐时剩的，但放在锅里没有盛出来，更没有动过筷子。厨房里，只见他穿着深蓝的睡衣，在煎桂花鱼，他说：“你先喝点热汤，鱼马上好，我再做个口味莴笋。我们喝一杯。”

真是饿了，我开始大块朵颐，喝了一碗汤，吃了几坨藕，还啃了一根筒子骨，肚子初步填满了。J也把其他两个菜端上了桌子。他给两个杯子各倒了一两多白酒，说：“来来来，好久没有和你喝过酒了。慢慢喝，慢慢吃。你胃不太好，只喝这一杯。”我喝着酒吃着菜，口中是满满的舒服，心里是满满的感动。

遇见他几十年来，他对我一直是这么好。四年级时，我转学到了他所在的学校。期中考试，我考了班上第二名，老师对我大加表扬，很多同学对我很不服气，加上我一身农村装束，有几个调皮生经常欺负我。J的父母都是干部，人长得也帅，他在我们学校读初二，个子高高的，是体育委员，却很维护我，成绩虽然一般，但在学校还是有些威信的。他对我们班那些欺负我的调皮生说：他和我好朋友，以后谁欺负他就是与我过不去。他和我也确实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：看课外书。他不怎么爱搞学习，但极喜欢看小说。而我家，家徒四壁，却有一些爷爷留下来的中外名著。他来我家看书、借书时，经常带些零食，他妈妈做的菜给我吃。

他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，后来我上了大学，我们仍然相处亲如兄弟。他经常帮我父母买买菜拖煤炭，J里分了好东西也会惦记着我，有一次他给我寄了一床纯羊毛毛毯。我呢，能够给他的只是些精神食粮，看了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后，很震撼，便推荐给他，看了《百年孤独》以后，我说我真的喜欢，但不知道你看不看得下去，他说，世界名著，又是你喜欢的，我啃也要将它啃完。

再后来，J下岗了，他说很后悔没有上大学，找工作难，他母亲厨艺好，他也学了不少，想开个餐馆。我说：你要想好，开餐馆要准备吃苦，吃得苦，厨艺又好，肯定生意错不了。等他选好了门面，我将我手头仅有的五千元存款借给了他。他的小餐馆开业后生意一直不错，后来他到了一家单位的后勤部门，具体管食堂，后来还解决了编制。现在他不再生亲自炒菜了，只当师傅教徒弟。

人的一生，会结交很多朋友，而岁月流逝，沉淀后的真正的朋友并不多，J算我的一个。几十年里，我们互相视为对方挚友。当我在工作中取得些成绩有些飘飘然时，他会及时提醒我，给我喷醒脑剂，我的血脂偏高，他给我制订减脂食品，有时候还亲自做好给我送来；他喜欢打麻将，后来越打越大，远远超过了“小赌怡情”的范围，他找我借钱打牌时，我不但不借给他，还告诉他父母，他当时气得说要和我绝交，后来感谢我把他从悬崖边拉回来了。我们有时候也许有几个月不见面，但电话里微信上会经常互相关注。有人说，我们两个怎么看都不像一类人，但偏偏我们能够做好朋友一做几十年。或许，我们属于互补型朋友吧，或许，是岁月这双神奇的手将我们扭捏，成为朋友。



## 岳阳楼

蓝宝摄

## 祝贺岳阳市辞赋学会成立

赵石麟

诗赋同源血脉亲，分辉并曜艳阳春。  
欣逢盛世隆兴日，乐向清波跃锦鳞。

方先渠

创赋从来祖楚骚，巴陵最喜诵声高。  
才情更有江山助，化作重湖万里涛。

朱培高

源从屈宋远流芳，百代千秋泛瑞光。  
积蕴丰深词壮丽，包容宏博韵悠长。  
纵览古今歌大雅，共承日月益馨香。  
盛世兴赋春潮涌，如椽大笔写新章。

## 温情之地(下)

◎符焯

这些天里，螺丝岛在我心中“长草”了，蓬蓬勃勃。我给自己找出无数条去岛上的理由，除了堂而皇之的看小白这一条以外，还有“手机上看雷蒙德·钱德勒的《漫长的告别》看久了眼睛吃力，应该去图书馆借纸质的来看”“最近体重突破了110，要减肥了，来回步行去螺丝岛上打一转，一天的运动量就足够了”等等理由一大堆。我买了一包100多元的鸡肉干，双肩包里随时带着。

有一天，我一大早起床，7点钟就出门走路到了螺丝岛，和小白亲近一番以后，再去上班，在王家河渡口碰到了卢宗仁主任陪他家老哥子在散步，我告诉他我最近去图书馆去得特别勤，他说他以后每周周末就背个书包去图书馆读书。我对卢兄说：那我也去，陪读，顺便看看小白。图书馆的餐厅元旦前后就会开业，到时候我请你吃读者餐。

昨天傍晚散步到螺丝岛，碰到滴滴亲爱的益阳赫山老乡徐平，他告诉我，小白经常陪他们值晚班。前天凌晨四点多，小白在值班室外狂吠，他一出门，看见一背着蛇皮袋子的男人在爬栏杆想强行进来，徐平质问那人想干什么，那人转身拔腿就跑了。我笑笑说：小白陪你们值晚班，你们老板要给她发工资呢，三险一金就算了咯。

20天来，“两馆”20多个保安我怕是熟了一大半，问他们怎么对小白这么好。谭菊说：它真的乖呢。又懂事，又灵泛。副队长沈永清一提起小白就笑眯眯的，小白以前和他关系最好，后来，因为小白总是凶上岛的别狗，沈队批评教育了他几次，从此，小白对沈队是又爱有敬又怕，遇上他，就俯首帖耳，垂着个尾巴，欲近还休。平日里话不多的杜深山，一说到小白，话匣子就哗啦啦打开了，说：它听得懂好多话呢，真聪明。它一见到穿保安服的就摇头摆尾，它还认得车，下雨天，它躲雨只到保安的车下面，读者的车下从不去。它很重感情，一个两年不见的人来看它，它对特别热情。

悄悄地告诉大家，小白还有个外号叫“馆长”，并不是想骂谁哦，因为小白在岛上的资历比馆长还老许多，加上小白还特别“探事”。

我说：要马上给小白做绝育手术，以一年两窝的频率生下去，小白恰奇，小狗子们也难怪保证找不到好的主人，再说母狗哺乳期间护崽容易伤人。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。张孟月说：我们也想给它做绝育手术，但听说要千把块钱，我们收入不高，每个月只有两千多块钱，就拖下来了。我表示，费用的问题我来想办法。

十上次见面下来，我越来越喜欢小白了，而我看小白心中也越来越有分量，有一天，小白竟然送我到桥头。望着桥头的大石头，脑海里有个问号飞速掠过：到底是“螺丝”还是“螺蛳”？我问小白：你知道吗？小白用它圆溜溜的漂亮的眼睛望着我，不吃声，打电话问了几个人，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管他呢，名字只是个符号。

桥头与小白道别，它回转身，越过桥回家，几步就走到了南湖大桥的步道。回首张望，冬日内敛的夕阳下，躺在南湖臂弯里的螺丝岛那么沉静那么秀雅。螺丝岛，这个沾染文化艺术气息，零二零五平方公里的小岛，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我心中的温情之地。

我家南面的阳台，就在东风湖的吊脚楼上，早上起来，撩起窗帘，站到阳台上，一个深呼吸，大潮清新的气息就扑鼻而来。晚上，在阳台上赏月，感觉放下一个吊篮，就可以舀起一篮湖中的月辉。

只要在岳阳，每天早晨，我必去东风湖打卡，比上班还积极。天还未大亮时，我就披衣来到湖边，漫步在生态水岸，大潮依然万籁俱寂，大潮还在朦胧胧胧的安睡中。而被光线驱除一层层层的纱帘后，大潮渐渐醒来了，一切由静谧趋向鲜活。

站在湖西的小桥，远眺，薄雾在湖中氤氲如柔曼的轻纱，轻盈地罩在山水间。逶迤起伏的高楼，柳岸，小桥……在晨光的映衬下，呈现一个淡淡的轮廓，继而点上初冬的依然浓烈的色调，一幅朦胧而雅致的湖景画就这样滑入眼帘。

阳光慢慢地在天际晕开，红日在白鹭与野鸭的欢叫声中，一点点露出来，就要离开水面线的那一刻，它猛地一跃，挣脱大潮的怀抱，在水平线弹起。一阵鸟音掠过树梢，而我的心间，落满了霞光。

东风湖，是我心中一朵美丽的花儿。她的美艳与芬芳，令人驻足，流连忘返。她的生态水岸，杨柳依依，香樟如盖，桦树成行，丹桂飘香，紫荆花开，绿草如毡。她湖水浩渺，气度不凡，小桥流水，倒映湖中，更是别有韵味。她将繁华城市的轮廓与湖水自然和谐相融，挥洒成一幅鲜明生动的长卷。

置身东风湖畔，你会不由自主地卸下面具，放下伪装，容颜生动了，心灵自由了，脚步轻盈了。当湖水平静如镜，你若随手拾握一块小石头，从水面飘过去，会泛起一圈涟漪，裹挟着快乐，直抵你心间。

在东风湖你可以慢下来，再慢下来。慢慢地沉醉在东风湖浩荡春光里，陶醉在东风湖的斑斓秋色中，徘徊在东风的迷蒙雾雨中，流连在东风湖的晨光夕照里。

在东风湖温柔的时光里，你会发现，你的身体会变得格外灵动，内心变得无比柔软，灵魂如生机蓬勃的鲜花般绽放。

香甜的糯米，新鲜的蔬菜，鲜香的香肠，将这些食材合在一起，放入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竹筒里，然后放在火上烤熟，做出来的竹筒饭肯定很美味。那天，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，今年秋游带我们去花语世界，重要的一项活动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竹筒饭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里乐开了花。

秋游那天，我一大早就起来了，格外兴奋。快速地洗漱了，就往学校跑。集合后，陈老师再一次交代了秋游要注意的事项，便领着我们坐车到了花语世界。一下车，我们就直奔主题，准备做饭。做饭的地方是一块空旷的大草坪。首先，分组，我被安排在第二组。接着，我们开始做饭前准备工作。

第一步：选竹筒。老师傅交代我们，最好选长了两年的竹子，既不能太粗，也不能太细。否则烤出来的竹筒饭要么夹生要么会烧焦。很快，我们选好了两节“不胖不瘦”的竹筒。

第二步：拌米。我们将糯米淘洗干净，然后往米里加切好的胡萝卜丁、香肠粒，再加入生油和老抽，将它们拌好，腌制15分钟左右。

最后一步：装米。就是把米装进竹筒里。陈老师告诉我们，特别要注意的是，米不能放得太多，三分之一的米加入三分之一的米，留三分之一的空间。我和组员们快速装好了米之后，用锡箔纸把竹筒上的圆孔堵上。然后，把它们送到柴火上蒸“桑拿”。我问陈老师为什么只能放三分之一的米，陈老师笑笑，很和蔼地对我说：“你们动脑筋想想呀，米煮熟以后会膨胀变大，如果放多了米，煮的过程中，米会膨出来，也煮不熟的。”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我妈妈做饭时生活处处充满学问。

大约半个小时以后，我闻到了香气，是竹筒和食材交融在一起，飘出的特别香甜的气味，令人垂涎欲滴。在我们等了足足两小时后，终于听到老师傅吆喝一声“饭好了”。我们丢下手中的零食，冲锋似地跑到柴火堆边找自己的饭。“哎哟，好烫”，原来早已有同学抢先拿到了竹筒饭，忍不住开吃了。从老师傅手里接过竹筒饭，三下两下打开竹筒盖，竟忘了拿筷子直接拿手塞进竹筒里抠饭吃。烫，烫，一边说着一边吃着。

竹筒饭真好吃，既有肉和蔬菜的鲜美又有竹子的清香。鲜、香二者合一，简直是妙不可言啊，更何况是自己动手做的呢。（作者系南湖小学五年级学生 指导老师：陈迎）

## 美丽的东风湖

◎李练军



## 竹筒饭

◎赵佳祺